

绿野小丛书

幸福 你在哪里

枣星惊小莲蛇
在蛰学花仙
寒雷校传
夜中闪烁
长的奇遇

花城出版社

I 247.7
K 1510

幸福 你在哪里

绿野小丛书

花城出版社



封面、扉页设计 齐爱华
责任编辑 李梦飞

幸福，你在哪里？

· 绿野小丛书

本社编

·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75印张 1插页 90,000字

1931年8月第1版 1931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261·28 定价 0.39元

目 录

1	117	134	37	60	70	93
幸福，你在哪里？ (唐大禧插图)	枣	星在寒夜中闪烁	惊蛰雷 (何岸插图)	小学校长的奇遇	莲花传 (汤集祥插图)	蛇仙 (汤集祥插图)
王梓夫	文扬	刘连枢	杨干华	陈伯坚	段剑秋	祖慰

幸福，你在哪里？

王梓夫

赵春林有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。

他十岁那年死了父亲，寡妇妈带着他们兄弟三个守着过，一把泪一身汗地把他们拉扯大了。当他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，村里那些热心肠的人也象对待其他老实巴脚的小伙子一样，



走马灯似地登上门来给他张罗说媒。第一个姑娘见了面，嫌他家穷；第二个姑娘在外边转了转，嫌他家房子少；第三个姑娘只是打听了一下，嫌他家哥们多。从此，说媒的不来了，赵春林心冷了，寡妇妈可急出了一块心病。

一个秋雨连绵的中午，赵家的破栅栏门被人家推开了，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姑娘。两个人都背着一个大包袱，合披着一块破了窟窿的塑料布，浑身都淋透了，冻得直打哆嗦。有着菩萨心肠的春林妈忙把她们让进来，让她们换上衣服，坐到炕头上，披着被子暖身子。自己又跑到外屋，擀面炸酱，给她们做饭。

这两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妇女，原来是母女俩。据她们自己讲，家乡连年打派仗，闹武斗，又遭了灾，吃不饱，背着自己织的土布，跑到这边来换粮食。春林家穷，添置不起衣服，每当给孩子补衣服的时候，春林妈都急得掉眼泪。这会儿，春林妈见到有这么“两全其美”的事情，就动了心，张罗着要用粮食换人家的土布。

那个中年妇女感激春林妈对她们的热情招待，非得少要些粮食；春林妈可怜这两个外地人，非要多给点儿粮食。争来争去，一个不多要，一个不少给，最后也只好公平合理地交易了。当春林妈把粮食称好往她们口袋里边倒的时候，那个姑娘说话了：让春林妈再称出一斤半，扣下她们吃的那顿炸酱面。春林妈急了：“好闺女，你别寒碜死我了，就算咱们前世无缘，也不能连碗炸酱面都过不去呀！”

谁知这两家并非前世无缘，那个中年妇女临走的时候，

和春林妈把话捅明了，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赵春林。

春林妈乐坏了。

赵春林却为了难。这是一桩没有经过恋爱的婚姻，是没有感情的结合。两个互不了解的陌生人怎能组成一个家庭，在一起过日子呢？

春林妈生怕入了笼的鸟又飞走，好言好语地劝开了儿子：“咱们到哪儿说哪儿吧，人家先起了这个意，你还挑人家什么？嫌人家是外地人，不通咱这边的礼儿；嫌人家没念过书，没有文化？算了，结婚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吗？谁跟谁都是一辈子。想当初，我嫁到赵家门，入了洞房，把盖头揭下来，才知道你那死鬼爹是个秃子，那不是也认命了吗？”

赵春林往炕上一坐，任妈妈怎么说，一声都不吭。

春林妈急了，劈头盖脸地数落开了儿子：“人家张罗着嫁给咱们，就算咱老赵记有这个德行。你还破被袱叠起来了，你就真想打一辈子光棍儿了？你打光棍儿不打紧，挡着你下边两个弟弟的道，谁也甭想说上媳妇了。我苦心巴拽地把你们拉扯大了，老赵记再从你们这儿绝了根儿，对得起你那死鬼爹吗？”

春林妈说着，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。

赵春林是个孝子，可怜妈妈；反复掂量妈妈说的那些话，又都在情在理。于是，他把心一横，站起来说：“妈，您别哭了，前边的坑里是水是火，俺跳了……”

就这样，姑娘过了门。春林妈为小两口在东边小院里安了个家，让他们另起锅灶，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。

满村的人都说赵春林走运，捡了个便宜媳妇。可是又有谁知道，赵春林有自己的痛苦呢？

—

眼下正是水稻扬花的季节，赵春林带领科技小组的同志们，正在培育一种优种水稻——“幸福一号”。天不亮，他就来到了实验田，直到太阳偏过了头顶，才在技术员谷艳明的催促下，离开那里。

赵春林朝家里走着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他记起来了，还是昨天晚上，他啃了一块糊饼，到现在还水米未进。他的两条腿软绵绵的，身子象散了架，眼前一阵一阵地直冒金星。他想象着，回家以后，胡乱吃一点儿什么，就躺炕上歇一歇，哪怕是歇半小时也好呀！

赵家小院里，赵春林的媳妇孙玉荣，这会儿正在手忙脚乱地做着中午饭。她也是收工以后才进家门的。吃奶的孩子趴在炕上哇哇直哭，几只饿疯了的小鸡挤到门口，哄不开，打不散。她正往锅里贴着饼子，顾得了锅下，顾不了锅上，加上本来就手脚不利索，心里一急，一块面掉到了地上，粘满了柴禾末。孙玉荣气得一脚把面踢到院子里，“姥姥奶奶”的破口大骂。门口的几只老母鸡吓得“嘎嘎”地逃跑了，扇着翅膀飞上了墙头，趴在炕上的孩子也顿时停住了哭闹，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看着窗口。

赵春林进了家门。

孙玉荣见到了男人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手提着烧火棍，一手扶着门框，扯着嗓子发作起来：“你到哪儿浪荡去了？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把被子卷走，搬到实验田去住，把这个家扔了算了……”

赵春林听惯了媳妇这一套，他忍着性子，没有理孙玉荣，把被鸡蹬翻的鸡食盆拿起来，就要去给鸡拌食。

孙玉荣一见，稍微缓和了一下语气，又冲赵春林嚷起来：“拌鸡食你忙哪家子？人还顾不上，还顾它们。去给我抱点儿柴禾，缸里还没水呢。”

赵春林放下鸡食盆，站在院子里愣了一下，他真不知是先给媳妇抱柴禾，还是先去挑水。这时候，屋子里的孩子又哇哇哭起来。

“你他妈的装什么傻，充什么愣呀？听不见狗蛋在号丧吗？你耳朵聋了，让枪震了，还是让鸡毛塞上了？”

狗蛋是趴在屋炕上哭闹的孩子，这孩子刚一生下来的时候，赵春林翻了好几天字典，给孩子起了一个文雅脱俗的名字，叫“赵松竹”。可是孙玉荣嫌叫着绕嘴，没经任何协商，就改口叫起了这个多少代以来在农村流行不衰的名字。赵春林忍着气进了屋，把狗蛋抱起来，掂着、哄着。

孙玉荣仍然在外屋骂骂咧咧地嘟囔着。

赵春林心里的火气一窝一窝地往上拱，他强压着，默默地忍受着。遇上这么一个媳妇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和她对骂吗？赵春林不会，他从小就是村里出名的老蔫儿，在生人面前说句话都脸红，更不用说骂人了；向她动拳头吗？他不

敢，也不忍心。那样，她会跳到大街上，祖宗八代地骂得底朝天，闹得全村都鸡犬不宁，不是更丢人现眼吗？再说，她干了半天活儿，回来再弄孩子做饭，也不容易。可是，你心里再有气，也不能这么撒泼呀！

赵春林千不怨，万不怨，只怨自己命苦，遇上了这么一个不懂情，不懂义，不讲理的女人。想到这一点，他就偷偷地掉眼泪。

开始的时候，赵春林也曾试图用一种温存、细腻的感情去影响妻子、熏陶妻子，使两个人能有比较接近的感情和语言。那是在他们新婚不久的一天夜里，小两口躺在一个被窝里，脸对脸地商量开了今后的生活。孙玉荣有她自己的想法，她想两个人咬紧牙，苦摔两年，把这两间破土房翻盖一下。

赵春林有知识、有理想、有抱负，他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，就担任了农业技术员，现在又担任了科技小组的组长，他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精力，都凝聚在农业科学实验上了。他用一种充满热情的语言，向妻子剖白起了自己的胸怀，畅谈起了自己的理想。在这柔美寂静的夜晚，在这暖暖和和的被窝里，他越谈越兴奋，甚至有点儿忘乎所以了：“房子可以晚两年再盖，家里的事你多管一点儿吧，你支持支持我，我要把全部精力用在科学事业上。我想，我下定决心，奋力自强，一定能干出成就来，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一定能成为一个农业科学家！”

孙玉荣听到这儿，猛地欠起身来，使劲拍打着赵春林的

胸脯子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你能当科学家？太好了！那就是工人了吧？那就能挣工资了吧？”

象一瓢冷水，泼在了赵春林那燃烧着火苗儿的心里，赵春林浑身一阵发凉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痛苦万端地摇了摇头。看来，他们之间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了，简直找不到一句共同的语言。

有一天早晨，孙玉荣下地破例没有带草筐。一个外号叫大白菜的女人问她，孙玉荣十分骄傲地向人家宣布：“俺不指望那几根烂草发家，俺狗蛋爹要当科学家了。你知道吗？科学家就是工人，就能挣工资了……”

大白菜没等孙玉荣说完，就高声大噪地嚷起来：“哟！那不就成了工人家属了吗？想不到咱这穷乡村还能出真龙天子大圣人。春林呀，你什么时候能当科学家呀？到时候你可别把我这当嫂子的忘了。你捞糰的，咱也得来点儿稀汤喝呀……”

大伙儿一齐哄笑起来，赵春林臊得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，孙玉荣却仍在吹嘘着。

从此，赵春林就落下了一个“科学家”的绰号，孙玉荣也荣幸地被称为“工人家属”。人们都知道赵春林脸皮薄，谁也没有当面叫他。可是他自己一想到这个绰号，脸上就发烧，身上就起鸡皮疙瘩。可是，谁要叫孙玉荣一声“工人家属”，她即使手里拿着半个饼子正往嘴里填，也会摇头晃脑地高声答应。

赵春林后悔死了。

二

傍晚，夕阳把艳丽的光辉溶解在凉水河里，河水泛着清清的涟漪，静静地流动着，象抖动着一匹色调娇艳的彩绸。彩绸的尽头，和满天晚霞织成的锦缎连结在一起，相辉相映，使半边天地都绮丽明朗、煌煌耀目。河两岸的垂柳，浮动在金波与碧云中间，象一团团紫色的雾，象一堆堆绿色的烟。

柳烟里，漂出了一叶扁舟。两个年轻人，披着满天彩霞，相对而坐。小船横流而过，木桨交相起落，船舷下，绽开了两朵水花。



美丽的凉水河，流淌着柔情蜜意；小船上的两个年轻人，也暂且忘掉了各自的痛苦和忧愁，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幸福感。

“春林，你说的那个老教授什么时候来呀？”

“就最近几天，具体日期没定。”

“他对咱的‘幸福一号’，真的很感兴趣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我上次在科协汇报，他把具体细节都问到了。艳明，咱得好好准备准备，沈老来手把手地教咱们，咱可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”

谷艳明沉默了。她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，双手捧着下巴，凝神望着天边那变幻莫测的火烧云，似乎真的认真准备起来。

赵春林看了一眼谷艳明，心里莫名其妙地跳动了一下。他看到，谷艳明那双美丽动人的眼睛轻轻地眨动着，那象河水一样明澈的眸子里，也闪耀着晚霞一样的光辉。

赵春林是一个深沉、含蓄，又有点儿孤独的小伙子。他善于思索，喜欢寂寞，两道浓黑的眉毛总是微蹙着，两只略显深陷的眼睛里，总是流露出一种忧郁、沉思和心事重重的神态。他平时就沉默寡言，再加上自己婚姻的不幸，给他的心里压上了沉重的包袱，就更少和人说话了。村里人不了解他，都管他叫“老蔫儿”。其实他一点儿也不“蔫”。只是他的内心世界无处剖白，他的感情无处抒发罢了。不过，他自己都感觉到了，和谷艳明在一起，他就无法沉默了。他心里有什么话都想和她谈，而且谈起来是那样的轻松、舒畅，充满

了一种奇妙的甜蜜感。

“春林，你真该注意一下身体了，这些天累得又黑又瘦，嘴唇都起泡了。让她给你做点儿顺口的，贴补贴补吧。”谷艳明扭过头来，望着轻轻荡着双桨的赵春林，换了一个话题。

赵春林苦苦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她才不这么拿我当回事呢，进门以后不吵不闹，我就烧高香念阿弥陀佛了。”

“她就是那个怪脾气，你得想开一点儿。”谷艳明用一种宽慰的口气说。赵春林从来不称呼媳妇的名字，进家说话，就用“喂”；和外人说起来的时候，就用“她”。谷艳明不知不觉的，也使用起了这个称呼。

小船靠岸了，他们跳下船来，把船拴好，就蹲在河边的石头上溯起脚来。

太阳已经压在了西山顶上，山脚下，河坡上和柳丛中，现出了一种淡青色，使满天的色彩对比得更加强烈而动人了。

赵春林掬起一捧河水，轻轻地呷了一口，巴啣着那干裂的嘴唇，感到沁心透腑的清凉舒畅。他把身上那件穿脏了的汗衫脱下来，揉成一团，按在水里。

谷艳明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顺便洗洗。”

“连肥皂都没有，怎能洗得干净？”

“好歹涮涮，去去汗味儿就行了。”

“别瞎凑合了，我拿回去给你洗吧。”

谷艳明说着，一把将赵春林的汗衫抢过来，拧着上边

的水。

赵春林急着要去夺：“这、这怎么行呢？”

谷艳明站起身来：“她忙，我替她照顾你吧。”

这个细心的姑娘似乎觉察到了，自己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呢？她的脸一下子红起来，扭过身，连句招呼都没有打，就上了大堤，朝村里走去。

赵春林望着谷艳明那轻盈匀称的身影消失在青纱帐里，心里涌起一股苦涩的浪头，他的眼睛模糊了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一件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平平整整的汗衫，递到了赵春林的手里。赵春林打开一看，肩头破了的地方，还补上了一块桃形的补丁。赵春林把那件汗衫贴在胸口上，浓郁的香皂的馨香把他的心都烘得颤抖起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又把那件汗衫按原样叠好——他舍不得穿了。

三

今天赵春林特别兴奋。早晨起来，他把放了两天的汗衫穿在身上，更显得兴致勃勃，周身畅快。他微笑着，用一种十分娓娓的声调对媳妇说：“玉荣，今天你别去干活了。”

连粗心的媳妇都感到异常了。男人怎么破天荒第一次称呼起自己的名字来，她奇怪地看了男人一眼，问：“不干活儿干嘛去？”

“今天有客人来，你把家里归置归置，打扫得干净一点儿。”

“谁来呀？”

“一个有名的老教授，农业科学家，来帮助咱们搞水稻育种。”

“在咱家吃晌午饭吗？”

“当然。你先把东西预备好，晌午让艳明来帮你做饭。你去买点儿菜，再买瓶酒。”

“哟！还买酒呀？那得花多少钱呀？”

“咱家不是还有钱吗？”

“那是准备给你扯褂子的钱。”

“我这件汗衫还能凑合一季，过年再买吧。”

“过年就有钱啦？今年给你买褂子，过年该给我买裤子了。”

孙玉荣说着，又冲赵春林嚷了起来。赵春林皱了皱眉，无可奈何地看了媳妇一眼，从兜儿里掏出两块钱来，递给了孙玉荣。

孙玉荣一把把钱夺过来，问：“你哪儿来的钱？”

赵春林说：“这是艳明给的钱，她管酒，咱管饭。”

孙玉荣说：“开头你干嘛不把这钱拿出来。”

赵春林没有理她，他实在不屑回答她的问题。昨天晚上，当谷艳明把钱塞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撑着强推了半天，说什么也不肯要她的钱。招待沈老，本来就是他不容推卸的责任。他永远不会忘记，去年他和老教授一起到市里汇报，受到了市委领导同志的表扬。老教授高兴得把他带到鸿宾楼，要了一桌子酒菜为他祝贺。现在，老教授要到自己的家里

来，他就是不能补上这个情，也得表一表这个心意啊！可是，他实在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媳妇，谷艳明想到了这一点，他更估计到了这一步。最后，没办法，还是要了谷艳明的钱，留做备用。

孙玉荣从来没有为接待客人做过任何准备。一年到头，家里很少有亲戚朋友来。有一次，还是她生下狗蛋不久，她的娘家兄弟从几百里外来看她，带来了一纸匣鸡蛋。结果，她给弟弟做饭的时候，就把匣子打开，从里边拿出几个鸡蛋，摊了一盘子，端到了桌子上。大白菜为这事嘲笑过她，说她不懂事礼。她还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来人吃来物，秃子换葫芦嘛。”这会儿，当她看到男人这么郑重地让她准备接待老教授的时候，虽然心疼就要耽误的半天工和菜饭钱，也油然升起一种荣誉感。当男人嘱咐完了，就要走出栅栏门的时候，她又追了出来，低声而神秘地问：“这个科学家来干嘛？”

赵春林说：“没告诉你吗？来帮助我们育种。”

“他能把你接走吗？”

“接哪儿去呀？别胡思乱想的。告诉你，到外边千万别瞎说。”

“我瞎说什么了？哼！捂着卡巴裆过河，总加着八分小心。”

四

中午，赵春林和谷艳明，一左一右地陪着老教授，从实